

文化传统与当下



之拗口难以启齿不无关系。
笔读作“北”，这与笔的普通话读音不雅，让人读
在普通话已经普及的今天，人们固执地把

关于笔的读音

□田邦利

笔，是使用率很高的一个字。这个字我读“北”，从上小学到现在，我一直是读“北”。不知是启蒙老师用旧拼音(ㄅㄆㄇㄈㄉㄊㄋㄉ……)就这么拼这么教的呢，还是人们都读“北”我也读“北”？当了教师以后，知道笔的普通话读音是“bì”。知道归知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行我素，笔，我依旧是读“北”，觉得这样好读。

当教师，教的是高中数学。我喜欢并鼓励学生给我纠错。纠正数学方面的错，也纠正课堂语言中的错。某学生名字中的“祯”字，我念成了“zhēng”，学生当即就

说“错了。念‘zhēng’”。彼此，我读“北此”，学生说“错了。读‘bì’此”。几十年的课堂教学中，学生给我指出的读错了音的字，少说也有一箩筐；笔，我一直是读“北”，却没有学生说读错了，一个也没有。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一天，和我相识的某年轻妇女，领着上小学的儿子在大街上问了我一道算术题。小学算术题有的不容易，我想记下来，抽空思考一下，遂问她：“带北（笔）了吗？”哪想，小家伙立刻给我纠正：念“bì”，不念“北”。年轻的妈妈脸上一阵红，先是肯定儿子说得对，接着对儿子说“大人都念‘北’”。大人都念

“北”？小家伙两眼瞪得滚圆。

小学生长大以后，慢慢地就摸着“北”了。借人的笔用，先“哎”一声，给对方一个提醒，然后一只手伸着，一只手在纸面上划拉（打手语），对方就心领神会地把笔递过来；或者说“我用用你的北（笔）”。明明知道笔——“北”不合普通话的要求，还是说；笔的普通话读音愣是说不出口，尤其是男士向女士问借时。

好多地方、很多人把笔读作“北”。在北大中文论坛，开封的一个网友说，开封读“北”；济南的一个网友说，济南读“北”；榆次的一个网友说，榆次读“北”。如今国人走南闯北的多了，一个小城里的

人就能来自四面八方，笔者坐地问卷，东西南北中，人们对笔，几乎无不读“北”。

在普通话已经普及的今天，人们固执地把笔读作“北”，这与笔的普通话读音不雅、让人读之拗口难以启齿不无关系。笔，不同于其他读音为“bì”的字。不少语境中，笔的读音是需要人们特别注意的，不然就会弄出尴尬，弄出不悦，甚至惹出麻烦。

尊(q i an)麻疹已经改成尊(xún)麻疹；叶(sh è)公好龙已经改成叶(y è)公好龙；如此去想，笔的普通话读音是不是也可以改一改？

笔，还是读“北”好。

【悟在当下】

“杜甫很忙”与“愤怒的小鸟”

□鲍震培

在全球多元化文化发展的大潮中，往往泥沙俱下，传统文化与当下的对接也会遭遇尴尬。比如今年春天，杜甫突然在网络爆红，关于他的涂鸦图片在微博上疯转。在这些对语文课本插图的“再创作”里，仍然是一脸沧桑的杜甫，有手持机枪凝望远方的，有身骑白马举步不前的，有挥刀切瓜，吃快餐，骑摩托去买菜这样“居家好男人”的，更恶搞的有与美女翩翩起舞的，被网友戏称为“杜甫很忙”。成名1200年的文学家穿越到今天成为网络红人，引起人们对这种现象的讨论和争议。有人认为这只是娱乐，现在社会压力过大，很多学生和上班族借此娱乐消遣一下，无可厚非。有人认为是对杜甫形象的诋毁，恶搞之风不可助长，应该制止和教育。这些讨论应促使我们对于传统文化和当下语境的关系进行进一步的反思。

首先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古代名人何其多，为什么是杜甫中枪了呢？这是有历史原因的。唐代大诗人杜甫被誉为“诗圣”，他关心民间疾苦，揭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不平等现象，一生致力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儒家政治理想，希望有机会辅佐皇上，使之成为堪与历史上的尧舜相比肩的有道明君，让老百姓过上男耕女织、秩序良好、民风淳朴的生活。

其实杜甫一直是历代文人墨客关注的话题，后世诗人也一

直偏爱杜甫。如宋代诗人来梓的《杜甫游春》：“典尽春衣不肯归，熊儿扶过瀼溪西。伤时怀抱深于海，掠眼风光醉似泥。”一个深情的杜甫形象跃然纸上。明代文学家王九思的杂剧《杜甫游春》借老杜酒杯浇自己胸中块垒，抒发失意文人观照现实政治和不平之意。晚明时期渐入乱世，救世济民的精神无从实现，“公安派”才子袁中郎在诗中表示对时政最彻底的失望和痛苦，“自从老杜得诗名，忧君爱国成儿戏”。在他看来，社会已病入膏肓，标榜老杜只能是一种奢谈，那些动不动就把老杜挂在口头上的人都只是假忧国，十分不真实，所以他“新诗日千余言，诗中无一忧民字”。弘扬的是这样一种真性情的流露，在当时是大胆的叛逆，也许中郎走向老杜严肃庄重的反面而纵情于阮籍的放诞之风，也是出于对时局无奈的一种“恶搞”吧。

杜甫形象几起几落，离我们最近的是上世纪70年代的郭沫若，他的宏著《李白与杜甫》出于“崇李抑杜”的立场，将杜甫斥之为“奴才”。总之，这一千多年来“杜甫”一直是“很忙”的，成为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中最活跃的古人形象之一，因此在隆重的诞辰纪念活动中被某网络公司抓住热炒不是偶然的。

近几年来，戏说历史、恶搞名人成为一种时尚，进入信息极速快递的微博时代，涂鸦之风蔓延，被涂鸦的还有鲁迅、辛弃疾、李白、关汉卿等课本上常见的历



史名人，所谓“没有被涂鸦，不能算大家”。有人说，人家美国还漫画秀奥巴马呢，中国恶搞个把古人算个啥？拿杜甫等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古人“开涮”，看似无伤大雅，但是炒作和公众的围观，却也折射出了当下社会人文精神的失落和“迷茫”。

今年端午节期间又有人对屈原是否是爱国诗人提出质疑，认为他只是忠于楚国国君而投河不能算是爱国，这样曲解屈子无疑于刨坟鞭尸，不禁让人心寒。种种迹象不能不让人感到当下国人的思想混乱、狭隘、偏颇得可以，已经到了一个“没文化真可怕”的地步。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可不可以恶搞古人，可不可以恶搞杜甫或者屈原，消解传统、消解意义才是根子，而消解传统的同时也就消解了文化的精神。代表文化传统的人文精神是一个民族的命脉，一个没有信仰没有精神力量的民族是挺不起脊梁的，没有对真理理想的孜孜以求和执著坚持，就会患上匍匐献媚金钱和权力的软骨病而集体犯贱。

另外娱乐也是有底线的，过度娱乐反映出一些人精神空虚，拿无聊当有趣，片面要求轻松无厘头，鄙夷苦大仇深，消解英雄主义，嘲弄历史沧桑感。可是为什么追求轻松愉快，就一定要愤青，一定要和古人过不去，靠轻薄古人消遣古人的反向思维来自我宽慰呢？难道我们的历史积淀太沉重了，要前进非要卸下不可吗？

其实现代人要做到简单快乐的生活完全可以多运用正面思维去发现去创新，比如当下最火的一款游戏“愤怒的小鸟”，是芬兰人皮特·韦斯特巴卡发明的。游戏很简单：猪要偷鸟蛋，小鸟愤怒了，跃起打猪头，猪赢了猪笑，鸟赢了鸟笑。在哈哈大笑中体验简单快乐，缓解生活压力。游戏者作为“愤怒的小鸟”，在轻松中体验失败的乐趣。皮特在杭州演讲，说失败又怎么样，没有人因为失败去死，笔者以为这种“乐活”的态度很值得玩味。这个在中国有一亿下载量让青少年如痴如狂的游戏，是皮特公司的第52版，而前面的51版都默默无闻，正因为有了前面51次的不成功，才有第52次成功主打的“简单快乐”。所以貌似简单快乐的背后是创新者不简单的坚持与探索，也许还有冒险一搏。

所以我们要的简单轻松生活的背后仍然是有坚持的，有文化底蕴的。其实现代人没必要和传统较劲，没必要

跟古人较劲，你要轻松就找轻松的辙，不必非要看人家苦大仇深不顺眼。他沧桑他的，你快乐你的，他深情他的，你潇洒你的，他纠结他的，你释放你的，多层次多个性不更好吗？为什么要强求一律呢？文化求发展，既不能厚古薄今，也不能厚今薄古，传统思想与多元化思想共存，世界才会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尊重古人，不亵渎祖先的意志；倚重文化先哲，不破坏传统的精华；呵护我们的根，根深叶茂的中华民族才能永远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

（作者为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教授）



庶人，礼不下

□纪慎言

许多年来，与作为“五常”的“仁义礼智信”一起流传的还有“礼不下庶人”之说。关于后者，历代文化人的解释不尽相同，有的甚至大相径庭。但被一般人认同的说法是：“庶人”没有资格享受什么礼遇或讲究什么礼节礼仪。因为那些自西周以后就被称作“庶人”的“农业生产者”们大多没有读过书，根本就不知道礼为何物。

谬种流传，偏见成真。于是世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们便成了懵懂、愚昧、不懂礼仪不守礼节的乡巴佬、土包子。而事实证明，自古被称作“庶人”的农民们即使在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今

天，也是最懂得礼节最讲究礼仪的广大群体。他们尊崇古训、沿袭传统，重礼、行礼一丝不苟、不折不扣。

今年“父亲节”前两天，一直住在乡下老家的父亲突然撒手归西。既没有等到他的七个儿女中的哪个来为他过“父亲节”，更没有等到做长子的我在几天后的端午节时从城里给他带回他一直爱吃的甜粽子。86岁的父亲应该算是寿终正寝，虽然我一直不同意关于“喜丧”的说法，但是，在乡下为父亲服丧的那五天时间里我并没有感觉到多大的悲痛。倒是因为那些自古被称为“庶人”的乡亲们重礼、行礼的规矩与认真，常常让我感动得热泪盈眶！

文言词叫“吊唁”，一般人叫

“吊孝”，我们老家人叫“吊亡”的这一礼仪程序，在全体乡亲心里的分量是很重很重的。村里不管谁家有人死了，按照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小辈人和平辈人都要去死者灵前“吊亡”。一直跪在父亲灵前“陪灵”的我，见证了所有前来“吊孝”的乡亲们的真诚。父亲虽然享年不低，但是他在村里的辈分却不高，所以来吊孝的乡亲哭“我的哥哥”的兄弟不在少数。这些人里既有三四十岁的青壮年，也有六七十岁的老年人，但是，不论谁来也绝对是按规矩哭三声“我的哥哥”，然后再双膝跪地行磕四个头的大礼。那头磕得比我家这年近古稀的“孝子”还要规矩，绝对是“五体投地”！于是被感动了的我就在人家磕完头起身的

时候，朝他们实实在在地磕个头，表示我深深的谢意与重重的敬意。

乡亲里的女眷们来吊孝按规矩是不磕头的，她们都一手拿着当钱的烧纸，一手用手帕捂着嘴做哭泣状“吊亡”；但是，我的那些在屋里“陪灵”的弟媳、侄媳及妹妹们却要成群结队地从屋里哭着出来，然后挨个给来“吊亡”的乡亲们磕头，一个不落。

哦，这就是被称作“庶人”的农民乡亲！与如今电话报丧、短信谢孝的那些衣冠楚楚谈吐文雅的城里人相比，他们对中国传统礼节礼仪的尊重与效行并不在以下。因此，传承了几千年的“礼不下庶人”最正确的诠释应该是：庶人，礼不下。



的尊重与效行并不在以下。
文雅的城里人相比，他们对中国的传统礼节礼仪
哦，这就是被称作“庶人”的农民乡亲！谈吐文雅